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類説目録

卷五十三

説數

庚銑筭數　　樓鼓

奕賭宣城太守　　丁公藤酒

別後闌干

談苑

盧多遜攻趙普之短

隣里侵舊居　臥榻側他人鼾睡

漁陽摻　赤烏白兔

祝詞　杖記

論食魚　下晉公遇呂洞賓

千字文　吳綾汗衫寫詔

六帖　獺祭魚

李商隱用灰釘事　鴨能人言

五禽以客名　　記詩

錢劉變詩格　　二僧詩

轆轤體　　筆法五字

視虛實用藥　　一目失明

築太乙宫

洛陽宫闕似兜率天宫

毁銅像鑄錢　　太平興國寺

西土人不食肉　　李符知春州

類說目録

類說卷五十三

宋 曾慥 編

談數

庚詵算數

齊庚詵算數妙絶獻武公蕭穎冑疾篤問詵曰當無害否曰鎮星在襄陽荆州自少福明府歸終亂代齊名伊霍有何恨哉公曰昏主狂虐人思堯舜恨不見清廓天下息馬華山也歔欷而終

樓鼓

齊李崇為兖州刺史州有刼盜崇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之處撾鼓亂擊諸村始聞者撾鼓一通次聞者復撾以為節俄頃之間聲布百里伏其險要無不擒獲諸州置鼓自此始也時號卧虎

奕賭宣城太守

宋文帝善奕與羊玄保賭宣城太守當日勅除人以為盧度

丁公藤酒

齊解叔讓母病風空中語云得丁公藤爲酒便瘥後求至宜都郡見山中人伐木云此丁公藤療風尤驗乃以四段與之并示以漬酒法母病果安

別後闌干

王元景使涼州孝綽送之泣下元景無淚謝曰卿無怪我別後闌干

談苑

長主衣貼綉鋪翠襦

魏國長主常衣貼綉鋪翠襦太祖曰自今勿復為飾主笑曰所用翠羽幾何帝曰主家服此宫闈戚里相效翠羽價高小民逐利傷生實汝之由汝生長冨貴當念惜福主曰官家豈不能用黄金裝肩舁太祖曰我以四海之冨宫殿悉以金銀為飾亦可辦我為天子守財耳豈可妄用

賜劉鋹酒

劉鋹性巧自結珍珠鞍勸為戲龍之狀太祖曰移此心勤民政不亦善乎鋹在國中多置酖以毒臣下太祖幸講武池從官未集鋹先至召賜巵酒鋹疑之捧盃泣曰臣違拒朝廷罪在不赦陛下既待臣以不死願為大梁布衣觀太平之盛太祖曰朕推赤心於人腹中安有此事取酒自飲别酌賜鋹後陳洪進自漳泉歸闕錢俶於吳越來朝江南後主於衆同列鋹因侍宴自言臣於數人中率先歸朝願得持梃為諸國

降王之長太祖大笑

江南遺後主銀五萬兩

開寳中趙普尤秉政江南後主以銀五萬兩遺普普辭太祖曰大國之體不可自弱當使之勿測不可不受既而後主遣弟從善入貢常賜外密賚白金如遺普之數江南君臣始震駭服上之偉度

内酒坊火

太祖時内酒坊火悉以監官而下數十人棄市遺火

卒縛投火中自是諸司莫不整肅

永昌陵

太祖生洛陽夾馬營樂其風土國初營繕宮室有遷都之志九年四幸郊祀而宮殿宿衛多不安處或見恠異遂東歸嘆曰我生不得居此死當葬於此登闕發鳴鏑指其所曰後當葬此永昌陵即其地也

五岳祈雨

至道二年夏旱遣中使詣五岳祈雨學士草祝上自

書隨其方設香再拜遣之王禹偁上言五岳視三公

御署祝板已踰禮典固無親書之理上曰成湯剪爪

斷髮以禱桑林之社尚無所愛矧為百姓請命豈於

筆札有惜哉

海東青

登州海岸林中有鶻自高麗一夕飛過海岸號海東

青淳化中趙保忠以獻上曰朕久罷畋遊盡放鷹犬

無所事此今以賜卿

一佛出世

太宗尤重內外制之任嘗曰朕聞朝廷命一舍人親姻相賀謗以謂一佛出世豈容易哉又曰學士之職清切貴重朕嘗恨不得為之

飛白

太宗善飛白字大者方數尺小草特工嘗曰朕君臨天下亦何事筆硯但心好之不能捨耳

奕棋三勢

太宗嘗作奕棊三勢一曰獨飛天鵝勢二曰對面千里勢三曰大海取明珠勢皆上所製

棊圖十九字

古棊圖之法以平上去入分四隅為記交雜難辨徐鉉改為十九字一天二位三才四時五行六宮七斗八方九州十日十一冬十二月十三閏十四雉十五望十六相十七笙十八松十九客甚為簡便

待詔賈玄

太宗棊品第一待詔賈玄時比王積薪玄嗜酒病死
上痛惜之潘慎修亦善棊獻詩曰如今總得仙翁術
也怯君王四路饒

馮道奉使

晉天福中奏實策戎衣之號輔相中當一人為使趙
瑩桑維翰李崧咸懼將命馮道索紙書云道去遣人
語妻子不復歸家不數日北行契丹以道有重名留
之賜牛頭牙笏為殊禮道作詩曰牛頭偏得賜象笏

更容持道凡得賜悉市薪炭云北地苦寒老年所不
堪當為之備遣人頗感其意乃遣歸道三上表乞留
固遣始去更住月餘既行所至留駐凡兩月出境即
馳歸左右曰得生還恨無羽翼公獨宿留何也道曰
遣人多詐總急還以彼筋脚一夕即追及亦何可脫
但徐緩即不能測矣道歸作詩云去年今日奉皇華
只為朝廷不為家殿上一盃天子泣門前雙節國人
嗟龍荒冬往時時雪兎苑春歸處處花上下一行如

骨肉幾人身死掩風沙道在契丹有詩云朝披四褉

專藏手夜盜三衾怯露頭其苦寒如此

盧多遜攻趙普之短

竇儀開寶中為翰林學士時趙普專政帝欲聞其過

一日召儀語及普所為不法且譽儀有才望之意儀

盛言普開國舊臣公忠亮直帝不悦儀歸置酒曰我

必不作宰相亦不謫朱崖吾門可保矣既而召學士

盧多遜遂攻普之短普罷出鎮河陽多遜遂參知政

事作相後普復入相多遜有崖州之行其言驗也

隣里侵舊居

楊玠仕蜀至顯官隨王衍歸唐後以致仕歸長安舊居多為隣里侵占子弟欲詣府訴玠批狀尾云四隣侵我我從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含元殿基處秋風秋草正離離子弟不敢復言

卧榻側他人鼾睡

開寳中王師圍金陵李後主遣徐鉉入朝對於便殿

懇述江南事大之禮甚恭徒以被病未任朝謁非敢拒詔太祖曰不須多言江南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側豈可許他人鼾睡鉉復命未幾城陷隨後主歸朝鉉性質直見士大夫寒日多被褐曰中朝自五胡猾亂其風未改荷氈被毳實煩有徒一日見其婿亦被毛裘責曰吳郎上流安得效此淑曰晨興若寒朝中服者甚衆鉉曰士君子有操者亦未嘗服蓋自謂也

漁陽摻

徐諧仕江左至中書舍人校秘書時吳淑為校理古樂府中有摻字淑多改為操蓋章草之變諧曰非可以一例若漁陽摻者音七鑒反三撾鼓也禰衡作漁陽摻撾鼓歌云邊城晏開漁陽摻黃塵蕭蕭白日暗淑笑伏之又嘗至清暑閣閣前地經雨草生磚縫中雜去復生諧曰呂氏春秋桂枝之下無雜木味辛螫故也後主令取桂屑數斗匀布縫中經宿草盡死其

博識如此

赤烏白兔

錢昭序知通利軍至道初獲赤烏白兔表獻曰烏乃陽精兔惟陰類若火德蕃昌之感示金方馴服之徵

祝詞

太宗自作祝詞不成命翰林學士錢若水草云上帝洪休雖眇躬是荷下民之命乃明神所司上喜曰朕思之久矣不能措詞

杖記

党進朔州人國初為騎帥不識文字上忽問軍中人數先是軍校皆以所掌兵甲之數細書著所持梃謂之杖記如笏記焉進但引梃對曰盡在是矣京師市井間有畜鷹鷂者進必解縱之罵曰不能買肉供父母反以飼禽獸乎太宗在藩邸有鷹鷂進忽見詰責欲解放圉人曰晉王令養進遽與錢令市肉曰汝當謹視無使為猫猪所傷嘗病瘡賓佐入視進方擁錦

衾一從事竊語曰錦衾爛兮進閑爛兮二字疑其誚己遂大怒命左右急捉從事批其頰罵曰脚患小瘡那至於爛過市見縛閑者問汝何言優者說韓信進怒曰汝對我說韓信見韓信即當說我此三頭兩面之人即命杖之進名進嘗稱嘩或以為言曰吾自從其便耳

論食魚

劉吉護治京東河決時張去華為轉運使巡視會食

設鱠鯉為僎去華曰南以魚為食殊不厭其腥也意輕鄙南士吉對曰運使舉進士狀元曾不讀書尚書禹決九川有魚鱉使人鮮食易姤之九二包有魚義氏以畋以漁周禮敵人掌以時獻為梁詩載嘉魚小雅魚鱉鱠鯉國風云必河之魴戴記云水潦降不獻魚鱉魚鱉不中殺不鬻於市居山者不以魚鱉為禮三月天子乘舟薦鮪於寢廟孟秋天子食稻與魚又食魚者去乙孔子魯人云魚餒不食趙盾晉人魚飧

田文齊人其上客皆食有魚子產鄭人而人獻魚子
公亦鄭人解黿染指於鼎大舜漁於雷澤吕望釣於
渭濵又何必皆南州之人去華色沮不能答

丁晉公遇吕洞賓

丁謂通判饒州日吕洞賔見之曰君狀貌頗似李德
裕他日冨貴皆如之又謁張洎留詩云功成當在破
瓜年俗以破瓜為二八洎年六十四卒洞賔有自咏
云朝辭百越暮三吳袖有青蛇膽氣粗三入岳陽人

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又有飲海龜兒人不識燒山符子䆮難看一粒粟中藏世界二升鐺内煮山川之句

千字文

千字文題云勑員外散騎侍郎周興嗣次韻勑字乃梁字傳寫誤耳時命令尚未稱勑至唐顯慶中始云不經鳳閣鸞臺不得稱勑

吳綾汗衫寫詔

唐末有朱書御札徵兵方鎮葢危難中以此示信昭宗以吳綾汗衫寫詔間道與錢鏐告以國難

六帖

白居易作六帖以陶家瓶數千各題門目作七層架列齋中命諸生采集事類投瓶中倒取抄録成書故所記時代無次

獺祭魚

舊說李商隱為文多撿閱書册鱗次堆積時號獺祭

魚

李商隱用灰釘事

劉錯欲註李商隱樊南集有代王元茂檄劉稹書云喪具躋陵飛走之期既絶投戈散地灰釘之望斯窮獨恨不知灰釘事乃漢杜篤論都賦云焚康居灰珎奇雅鳴鏑釘鹿蠡商隱之雕篆如此

鴨能人言

唐陸龜蒙狡猾多智居笠澤有内養自長安使杭州

舟出舍下彈一綠頭雄鴨折頸龜蒙大呼曰此鴨善人言將貢天子今持死鴨詣官自言耳內養鷩駭厚遺金帛乃止問曰此鴨何言龜蒙曰常自呼其名

題翠微詩

翠微寺在驪山絕頂舊離宮也唐太宗避暑於此後有人題詩云翠微寺本翠微宮樓閣亭臺幾十重天子不來僧又去樵夫時倒一枝松

敕日樹金雞

宋孝王問司天𣄃之後魏北齊赦日樹金雞事𣄃之曰按海中星占云天雞星動為有赦北齊赦日令武庫設金雞於閶門右撾鼓千聲宣赦建金雞或云起於西涼呂光究其旨蓋西方主兊兊為澤雞者巽之神巽為號令故合二物制其形揭長竿使衆人覩之

上坡下坡

李文正令言呼諫議為坡拜蓋唐舊語自外入為諫議班在給舍上歲滿遷給事中又歲滿遷舍人故或

有嘲諫議云君今上坡後當復下坡矣劉君佳話載初拜諫議者給舍戲曰何人騶居我上彼曰以我不才何不拽下著乃還也

韋頁口眼

諺曰不到長安韋頁眼不到兩浙韋頁口

太平興國

太宗改元太平興國識者謂太平字一人六十也太宗壽六十九中間歲内改元亦叶其數

靈棊經

靈棊經乃黄石公法南齊江謐嘗以棊占得金盃玉盃之卦唐經籍志五行部有十三靈棊經卜一卷葢所傳舊矣凡一事再卜卒不驗

臍裂

殿中丞王全嗜酒忽臍裂有聲以盎承之得清酒斗餘而卒

周世宗作詩

周世宗嘗作詩以示學士竇儼曰此可宣布否儼曰

詩專門之學今若勵精叩練有妨幾務苟切磋未至

又不盡善世宗解其意遂不作詩

地獄受苦

人或疑釋經所述地獄受苦之期太長公曰律文有

流三千里地甚遠徒三年日甚長造罪之初止一念

頃耳

不欺神明

江南處士朱真曰世云不欺神明但不欺心即不欺神明也

三多

學者當取三多看讀多持論多著述多三多之中持論為難

天雞弄和風詩

江南張佖知舉試天雞弄和風詩佖但以文選中詩句為題未嘗究其所出進士張其白主司言爾雅鶾

天雞翰天雞未知孰是似不能對亟取爾雅檢以語之

比試制誥

張去華任拾遺上言今制誥張澹不才願得比試詔令中書引試澹果不勝去華遷補闕澹罷知制誥去華負時名雖勝遂為清議所鄙而澹亦當引退豈宜與新進士爭鋒其亦失也

兩制作詩賦

晉開運中詔兩制各作詩賦一篇付禮部為考試之目李懌獨曰懌識字有數因人成事使令衣白袍入貢部下第必矣胡能作文章為世模楷終不肯作

重戴

重戴者大裁帽也本野夫岩叟之服以皂為之後魏孝文帝自雲中徙代以賜百僚五代以來惟御史服之淳化初宰相學士臺省官皆令服之

盧延讓詩

唐盧延讓為詩淺近惟吴融獨重其作云必垂名宿
東林云兩三條電欲為雨七八個星猶在天言懷云
名紙毛生五門下家僮骨立六街中玄上人曰高僧
解語牙無水老鶴能飛骨有風八月十六日夜云光
只訛些子缺應耗没多寄人云吟安一個字撚折數
莖鬚又有樹上諮諏批頰鳥窗間壁駁叩頭蟲

五禽以客名

李昉為詩慕白居易園林畜五禽皆以客名白鷴曰

佳客鷺鷥曰白雪客鶴曰仙客孔雀曰南客鸚鵡曰
隴客又慕居易七老之會得宋琪等八人為九老會
記詩
自雍熙至今三十年其能詩者今畧記之楊徽之曾
望云杳杳烟蕪何處盡揺揺風擲不勝垂江行云新
霜染楓葉皓月借蘆花嘉陽川云青帝已教春不老
素娥何惜月長圓元夜云雲歸萬年樹月滿九重城
徐鉉病中云向空咄咄煩書字舉世滔滔莫問津梁

周翰山居云宿雨一番蔬甲拆春山幾處茗旗香鄭文寳春郊云百草千花路斜風細雨天送别云杜曲花光濃似酒灞陵春色老於人送人去云滿帆西日催行路一夜東風落楚梅劉師道寄别云南浦未傷春草碧北行仍愧曉猿驚咲世云野馬飛牕日醯雞舞瓮天李宗諤春郊云一溪晚緑浮鸂鶒萬樹春紅叫杜鵑李維渚宫亭云故宫芳草在往事暮江流送人越州云風樵若耶路霜橘洞庭秋丁謂送張南安

云梅花過嶺路桃葉渡江舡芭蕉云緑章封事緘初啟青鳳求凰尾乍開蘇為湖亭詩春波何限緑白鳥自由飛晏殊云東陽詩骨瘦南浦別魂消錢貽度村居云黄蜂銜退海潮上白蟻戰酣山雨來自咏云剛腸欺竹葉衰病怯菱花春晝云人歸漢后黄金殿燕在盧家白玉堂登樓云遠水净林色微雲生夕陽

錢劉變詩格

近年錢惟演劉筠首變詩格惟演途中云雪意未成

雲着地秋聲不斷鴈連天又云客亭厭見論長短村

酒那能辨聖賢送僧云宿榻孤烟起行衣夢雨凉

二僧詩

楚僧惠崇思東寺林云鳥歸杉墮雪僧定石沉雲送

李堪云秋聲動群木暮色起千山蜀僧希晝答黄桂

州云來書逢歲鈌去夢歷峯危廣南陳轉運云春生

桂嶺外人在海門西

轆轤體唱和聯句

自舜作歌臯陶颺言載賡及栢梁聯句顔延年和謝監謝玄暉有和武昌登孫權故城等篇梁何遜集中多聯句唐元稹作春深題二十篇並用家花車斜四韻劉白易之亦同此四字令狐楚和詩多次韻凡聯句或兩句四句亦有出一句對一句者謂之轆轤體

筆法五字

錢若水言古之善書得筆法者唐陸希聲得之凡五字擫押鈎格抵用筆如鈎則㸃畫遒勁謂之撥鐙筆

希聲云昔二王皆傳此法希聲以授沙門䛒光入長安為翰林供奉希聲猶未達寄詩曰筆下龍蛇似有神天池雷雨變逡巡寄言昔日不龜手應念江頭洴澼人䛒光因引薦希聲於貴倖後至宰相刁衍言江南後主得此法書絶勁復增二字曰導送

視虛實用藥

陳貽過善醫絶不讀書隨劉鋹歸朝持藥囊日閱數百人其風勞冷氣之候皆黙識之然後視其老幼虛

實按古方用湯劑鮮不愈者實未甞尋脉訣也世以為神醫莊周所謂懸解童過所謂讀書百遍義自見是也

一目失明

錢鏐年老一目失明中朝國醫吳某曰可無療此當延五七歲壽若決膜去内障眼即復舊但慮損福鏐曰吾得不為一目鬼於地下足矣醫為治之復故凡賂醫金帛計五萬緡未幾鏐卒

築太乙宫

太平興國中方士楚芝蘭上言按太乙經五福太乙為天九貴神凡行五宫四十五年一徙今當入吳分五福所至民獲其祐宜築宫於蘇州太宗從之宫成芝蘭又言祠太乙於吳但福及吳民可徙築京城南三十里蘇村遂改築新宫凡十殿曰君基太乙臣基太乙民基太乙九氣太乙大游太乙小游太乙十神太乙天太乙地太乙并五福為十八

洛陽宮闕似兜率天宮

西晉時有胡僧至洛陽見宮闕嘆曰此正是兜率天宮但生人之力營構非道力所成耳將終與徒衆别曰山河天下皆變滅而況人身何得長久但能專心清淨屏除三毒形數雖乖其會必同

毁銅佛鑄錢

周世宗毁銅佛像鑄錢曰佛教以為頭目髓腦有利於衆生尚無所惜寧復以銅像為愛乎鎮州大悲銅

像甚有靈應擊毀之際以斧钁自胸鏡破之後世宗北征病疽發胸間咸謂報應

太平興國寺

太平興國寺舊龍興寺也世宗廢為龍倉國初寺主僧屢撾鼓求復為寺上遣中使持劍令斷首仍戒曰怖畏即斬之或臨刑無懼即未可斬既訊其僧神色自若引頸就戮上大感嘆復以為寺又修舊封禪寺

為開寶寺

西土人不食肉

大中祥符初西域僧覺稱來云入此國見屠殺猪羊懸肉市肆甚不忍觀見此方人心頗惡彼西土人全不食肉上召問其所欲但求金襴袈裟歸置金剛座而已

李符知春州

盧多遜貶朱崖諫議大夫李符適知開封府求見趙普言朱崖雖海外而水土無他惡流竄者多獲全春

州在內地而至者必死望追改前命外彰寬宥乃置之死地普領之月餘符坐事貶宣州上怒未已令貶嶺外普具述其事即以符知春州到郡而卒

朱處士詩

江南處士朱貞白善嘲咏刺蝟詩云行似針氊動卧似栗毬圓莫欺如此大誰敢便行拳嘗謁一貴人不禮廳事有格子屏風貞白題詩曰道隔何曾隔言糊又不糊渾身總是眼還解識人無題棺木云久久終

須要如今未要君詠月云當塗當塗見蕪湖蕪湖見八月十五夜一似没柄扇

徐鉉好鬼神

徐鉉不信佛酷好鬼神之說江南中主以楞嚴經令觀可見精理句餘曰臣讀之數過見其談空之說似一器中傾出復入一器中都不曉其義鉉專搜其神恠為稽神録嘗典選選人詭言神恠因以私禱布衣蒯亮好為大言鉉館於門下稽神録中多亮所言亮

嘗忤鉉甚怒不與語亮一日忽云有異人肉翅自廳飛出升堂而去鉉即喜命記之或謂鉉曰公鄙仵浮屠之教瞿曇豈不得作黃面神人乎鉉笑而不答

造五鳳樓手

韓浦韓洎咸有詞學洎嘗輕浦語人曰吾兄為文譬如繩樞草舍聊庇風雨予之為文是造五鳳樓手浦竊聞其言偶得蜀牋以詩贈洎曰十樣蠻牋出益州寄來新自浣溪頭老兄得此全無用助爾添修五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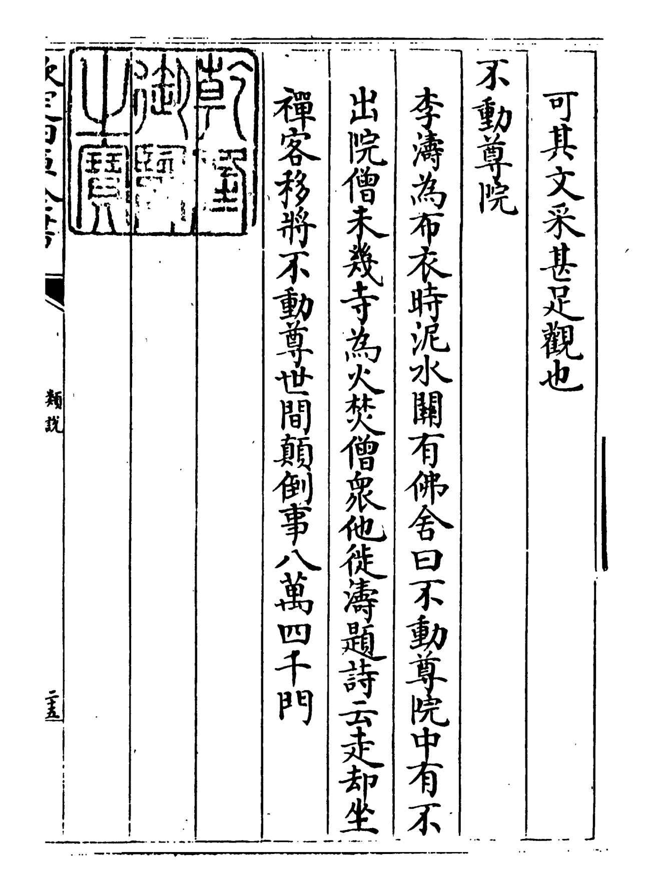
樓

謁金門詞

江南成幼文為大理卿好為歌詞嘗作謁金門曲有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之句後因奏牘稽滯中主曰卿試與行一池春水又何鈌於卿哉

求通好書

開寳中遼涿州刺史耶律琮遺雄州刺史求通好書官無交於境外言即非宜事有利於國家專之亦



可其文采甚足觀也

不動尊院

李濤為布衣時泥水關有佛舍曰不動尊院中有不出院僧未幾寺為火焚僧衆他徙濤題詩云走却坐禪客移將不動尊世間顛倒事八萬四千門

類説卷五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類說卷五十四 五十五

詳校官中書臣張姚成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湯垣

謄錄監生臣談樹熾

欽定四庫全書

類說目録

卷五十四

隋唐嘉話

名下無虛士　粉盤書事

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

鏡聲　豊都市

夢洪水　娘子兵

五夜　三公入市

蒸胡美不可言　鬻餅謳歌

宇文融百日宰相　持此秤量天下

宋之問乞劉希夷詩

鶺鴒𪇗鵳　菠稜

挿打　諸葛菜

崔羣聰明過人　韓愈制詞

十八年宰相妻　宰相夜醮

有念

置千金焚香禱孫真人

肉芝　白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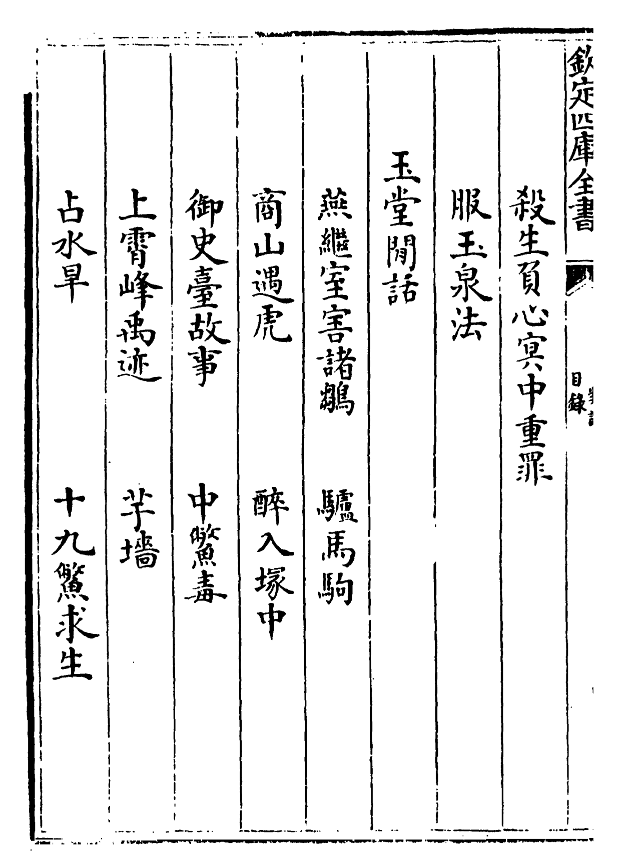
鱓鰕蟆鱉　地漿解毒

按簿點死屍姓名　夷婦不屈

裝畫功德　娑羅花

化虎　老僧化虎

虎威　埋蠶鬻桑



張守中詩　此處與幞頭分界

薔薇詩　顏魯公尸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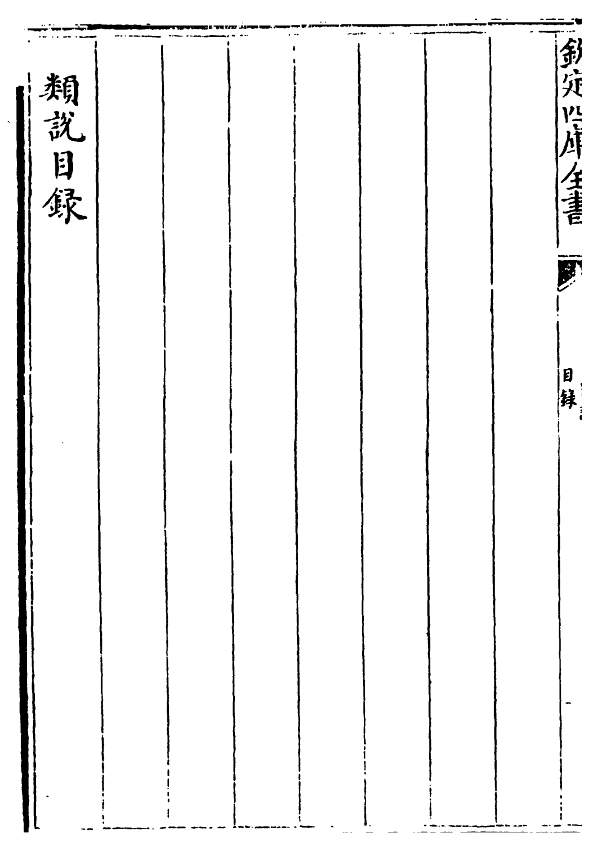
刼鼠食倉　火精

念大悲呪　畫鷂

蚫菌　假對

吹笙喚風　去天一握

雁奴　陳淑詩



類說目録

類說卷五十四

宋　曾慥　編

隋唐嘉話

名下無虛士

薛道衡聘陳為人日詩云入春纔七日離家已二年南人嗤之曰是底言語及云人歸落雁後思發在花前乃曰名下無虛士

粉盤書事

隋高熲為僕射每以盤盛粉置卧側思得一公事輒書其上至明則録入朝行之

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

煬帝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由是得罪誅之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帝為燕歌行文士皆和王胄獨不下帝帝每銜之胄竟見害誦其警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緑復能作此語耶

鏡聲

蘇威有鏡日蝕既鏡亦昏黑無所見日蝕半缺鏡亦半昏後櫃内有聲如磬尋之乃鏡聲也無何其子夔死後更無聲威敗不知所在

豐都市

洛陽南市即隋豐都市也初築外垣掘得一塚棺中有平石朱書銘曰筮言居朝龜言近市五百年間於斯見矣校其年月當黄初二年

夢洪水

隋文帝夢洪水没城乃移大興術者云洪水即唐高祖之名

娘子兵

平陽公主聞高祖起義兵太原乃招集亡命以迎軍時號娘子兵

人物志

李守素尤精譜學人號肉譜虞世南為人物志

美人食乳

侯君集既誅録其家得二美人容色絶代常食人乳
而不飯
無賴賊
李勣常言我年十二三為無賴賊逢人則殺十四五
為難當賊有所不快者無不殺之十七八為好賊上
陣盡殺人年二十為大將用兵以救人死
出血數斛
秦叔寶晚年多病曰吾少長戎馬二百餘戰前後出

血不曾數斛何能無病乎

行秘書

太宗嘗出行有司請載副書以從上曰不須虞世南在此行秘書也

梟鳴改官

有梟晨鳴於張率更庭樹其妻以為不祥連唾之張曰急洒掃吾當改官言未畢賀者已在門

西域胡僧

貞觀中西域獻胡僧呪術能死生人太宗令於飛騎中揀壯勇者試之如言而死如言而蘇傅奕曰此邪法也邪不犯正若使呪臣必不得行帝召僧呪奕初無所覺須臾胡僧自倒若為所擊者更不復蘇

金剛石

有婆羅僧言得佛齒所擊前無堅物奔湊如市傅奕謂其子曰吾聞金剛石至堅物不能敵惟羚羊角可破汝往試之果應手而碎

太宗冊文

褚遂良為太宗哀冊文自朝迴馬誤入人家而不覺也

金䈉

侯君集破高昌得金䈉甚精御府所無

三恨

薛元超曰吾冨貴過分然平生有三恨不以進士擢第不得娶五姓女不得修國史

巡堤步月詠詩

高宗承貞觀之後天下無事上官儀獨持國政凌晨入朝巡洛水堤步月徐轡詠詩云脈脈廣川流驅馬歷長洲鵲飛山月曉蟬噪野風秋群公望之如神仙

宦官放鷄

楊德幹為萬年令有宦官放鷄不避人禾稼德幹擒而杖之宦者泣訴於高宗上曰你情知此漢獰何須犯他百姓竟不之問

胡頭獠面

賈嘉隱年七歲以神童召見徐勣曰此小兒獠面何得如此聰明嘉隱曰胡頭尚為宰相獠面何廢聰明勣狀類胡也

糊名

武后以吏部選人多不實乃令試日自糊其名暗考以定等第判之糊名自此始

一紵絲

張昌儀兄弟恃易之昌宗之寵所居奢溢有題其門曰一約絲能得幾日絡昌儀遂書其下云一日即足無何禍及

沈三兄詩

沈佺期以詩見張燕公公曰沈三兄詩須還他第一

錦袍

武后遊龍門命群臣賦詩先成者賞錦袍左史東方虬既拜賜宋之問詩復成文理兼美乃奪錦袍賜之

三二百年無此文

崔融作武后哀策文因發疾而卒時人以為三二百年無此文

定昆池

中宗朝安樂公主請昆明池帝曰前代以來不以與人主不悅因大役人徒别掘一池號曰定昆池既成中宗往觀令公卿賦詩李日知云但欲暫思居者逸無使當時作者勞

訴子不孝

李傑之為河南尹有婦人訴子不孝其子涕泣不自辨明但言得罪於母死甘心母固請殺之李曰可買棺來取兒屍因使人尾其後婦出謂一道士曰事了矣俄棺至李令擒道士乃與婦有私常為兒所制故欲除之李杖殺母及道士以棺載母喪以歸

張底

崔湜為中書令張嘉貞為舍人湜輕之常呼為張底

後因議事皆出人右湜驚曰張底乃我輩一般人此終是其坐處

望省樓

崔日知恨不居八座及為太常於廳事創一樓正與尚書省相望時號崔公望省樓

玉樹青葱

雲陽縣界多漢離宮故地有樹似槐而葉細土人謂之玉樹揚子雲甘泉賦云玉樹青葱後左思以雄為

假稱珎怪不詳也

晉長明燈

江陵縣寺有晉長明燈歲久火色青而不熱隋文帝

平陳已訝其古

索靖書

王廙右軍叔也得索靖書一紙永嘉喪亂乃四疊於

衣中以渡江

為魏公藏拙

魏收北朝之秀徐陵聘齊收録其文遺之令傳江左陵濟江沉之曰吾為魏公藏拙

靈運鬚

晉謝靈運鬚美臨刑施為南海祇洹寺維摩詰鬚

假面

高齊蘭陵王長恭白類婦人乃著假面以對敵與周師戰勇冠三軍齊人壯之乃為舞以效其指麾擊刺之容面具是也

踏搖娘

隋末河間有人皷鼻使酒自號郎中每醉必毆擊其妻妻美而善歌每為悲怨之聲輙搖其身好事者為假面以寫其狀呼為踏搖娘今轉為容娘是也

千秋節

八月五日明皇生辰號千秋節王公戚里進金鏡綬帶士庶結承露絲囊以相遺問

水調歌

隋煬帝鑿汴河自製水調歌

阿婆堂主

煬帝燕群臣以唐高祖面皺呼為阿婆高祖歸不悅以語竇后后曰此吉兆公封於唐唐者堂也阿婆即是堂主高祖大悅

毬場

武崇訓用油洒地以築毬場

司農賣菜

高宗時司農欲賣冬藏餘菜以墨勅示僕射蘇良嗣

判曰公儀相魯猶拔去園葵況臨御萬邦而販蔬鬻

菜事竟不行

醉僧圖

張僧繇作醉僧圖道士每以此嘲僧群僧於是聚錢

數十萬贈閻立本作醉道士圖今並傳於世

為賢尊報讐

許敬宗奏流其子昂於嶺南敬宗死博士袁思古議

謚曰謬昂子彦伯於衆中將擊之袁曰今為賢尊報讐何為反怒彦伯慚而止

覓活覓死

武后方謀誅戮大理卿胡元禮承旨欲陷人死李日知攺斷再三不從元禮曰胡元禮在此人莫覔活日知曰李日知在此人莫覔死竟免之

峽口棺

將軍王果峽口見一棺於崖側將墜遷之平處得銘

云後三百年水漂我欲墮不墮逢王果

劉禹錫佳話

韋絢

絢少陸機入洛之三歲多重耳在位之二年投謁故尚書劉公二十八丈記其所話續為談柄大中十年江陵少尹韋絢叙

張巡詩

張巡守睢陽作詩曰接戰春來苦孤城日漸危合圍

俾月暈分守若魚麗屢厭黄塵起時將白羽揮褁瘡猶出陣飲血更登陴夜間聞笛詩曰不辨風塵色安知天地心

誌公識

梁朝誌公大師曰兩角女子緑衣裳却背太行邀君王一止之月必消亡兩角女安字緑衣者禄也太行山也一止正月也果正月敗亡

詩註有錫字六經無餳字

宋考功詩云馬上逢寒食春光不見餳毛詩鄭箋説吹簫處註云即今賣餳人家物六經惟此註中有餳字吾因重陽擬押一餻字詩六經未見有餻字不敢為之

五夜

五夜者甲乙丙丁戊更相送之惟一夜子夜未詳

三公入市

杜司徒常言我致政之後必買小駟飽食訖跨之著

粗布襴衫入市看盤鈴傀儡即足矣後致仕果行其志諫官上疏言三公不合入市公曰在吾計中矣

蒸胡美不可言

劉晏五鼓入朝時寒中路見賣蒸胡處熟氣騰輝使人買以袍袖包裙帽底啖之謂同列美不可言

䭔餅謳歌

劉伯芻侍郎所居巷口有䭔餅者早過戶必聞謳歌當爐召與萬錢令多其本曰取胡餅償之後過其戶

寂不聞歌聲呼至問曰何輟歌之遽乎曰本流既大
心計轉麄不暇唱矣

宇文融百日宰相

永徽中盧齊卿暴死及蘇說見其舅為冥司判官有
吏押案曰宇文融為宰相舅曰融豈堪為宰相吏曰
天符已下數目多少即由判官舅乃判一百日既拜
果百日而罷

持此秤量天下

上官昭容其母將誕夢人與秤曰持此秤量天下鄭氏奠是男及生昭容母曰秤量天下豈是女耶嘔啞如應曰是

宋之問乞劉希夷詩

劉希夷詩曰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宋之問苦愛此句悲泣不與之問怒以土袋壓殺之宋生不得其死天報也

鶴鷊鵕鴅

世間只有鶴胎生所以賦云胎化仙禽不知鸕鷀亦是胎生若緣鸕鷀食魚不與鶴同今見養鶴者啖腥穢甚於鸕鷀若以色黑於鶴則白鶴千年方變為玄鶴君子惡居下流其鸕鷀之謂乎陳標蜀葵詩云能共牡丹爭幾許得人憎處只縁多鸕鷀之謂也

菠稜

菜之菠稜出西國中有僧自菠稜將子來或云是頗稜將來語訛也

挿打

范希朝赴鎮太原辭省中郎官曰郎中有事但處分第二遍不應亦且恕至第三遍不應即任郎中下手挿打挿造箭者之挿榦打謂損箭財棄也

諸葛菜

諸葛所止獨種蔓菁取其纔出甲可生啖一也菜舒可煮二也久居滋長三也棄去不惜四也回則易尋五也冬有可掘食六也蜀呼諸葛菜

崔群聰明過人

韓十一愈直是太輕薄謂李程曰某與崔大丞相群同年往還直是聰明過人李曰何處過人韓曰與愈往還三十餘年不曾共愈說着文章此是過人也

韓愈制詞

韓愈初貶制詞席舍人為之曰早登科第亦有聲名席既物故友人曰席元令子弟豈有病陰毒傷寒而與不潔吃耶韓曰席十八吃不潔大遲也或問何也

曰出語不是當蓋忿其責詞云亦有聲名

十八年宰相妻

元載敗妻王氏曰某逦節度使女十八年宰相妻今日相公犯罪死即甘心使妾為舂婢不如死也主司上聞俄亦賜死

宰相夜醼

王縉下獄問詞云身為宰相夜醼何求王曰知則不知死則合死

乞一快死

元載於萬年縣佛堂中謂主官乞一快死主者曰相公今日受些子污泥不怪也乃脫襪襪塞其口而終

宰相碑

杜鵬舉父嘗夢見一大碑云是宰相碑已作者金填字未者刊名碑上杜問曰杜家有否曰有任看之姓下有鳥偏旁曳脚而忘其字乃名鵬舉曰汝不為相即世世名子鳥旁曳脚及鵬舉生子名鴻漸

三臺

北齊高洋毀銅雀臺築三個臺宫人拍手呼上臺因以送酒則天時刺史鄧弘慶進送酒三臺

道州參軍湖州文學

楊國忠會諸親時知吏部銓事欲大噱呼選人名引入中庭不問資叙短小者補道州參軍胡者與湖州文學簾中大笑

三教聖人

德宗誕日內殿三教講論諸人談畢僧鑒虛曰臣請
奏事玄元皇帝我唐天下文宣王古今之聖人釋伽
如來西方之聖人皇帝陛下南贍部州之聖人

蜀道易

陸暢謁韋皋作蜀道易云蜀道易易於履平地皋大
悅

寶章集

武后問王方慶卿家舊書存乎方慶集右軍以下二

十餘人書帖命崔融作序賜名寶章集

贈項斯詩

楊祭酒贈項斯詩曰度度見詩詩總好今觀標格勝

於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相逢說項斯

飛白

闕

借舡帖

王內使借舡帖盧尚書賫之張嘆而却之

虎骨求雨

南中旱甚即以虎骨投有龍處即雨激龍之怒也

窮相女子

王昇有妹國色德宗納之不戀宮苑帝曰窮相女子乃出之勑其兄不得嫁進士朝官任配軍將親隨後

因流落

茅亭客話

衣錦井中

費絢應進士舉夢衣錦井中覺自喜曰及第衣錦遊鄉井爾或曰此非佳夢衣錦井中文章未顯之兆來春果下第

占夢

人臟氣陰多則夢數陽壯則夢稀有夢亦不復記瞽者無夢愚者少夢有士人能原夢或撰一夢請占之皆驗他日告云吾實無夢向者吾撰也聊以試君皆

驗何也答曰意形於言灾福隨之

有念

居士王裕留心禪學暮年謂同流曰吾某日行化有僧曰透濶無形十方無礙直至無心未得為了何況有念者哉

置千金焚香禱孫真人

眉州民家氏夫婦中年惟一男既冠羸瘦瘠日加父置千金方一部於所居閣上日夜焚香望峨嵋山禱

孫真人乞救護一夕夢老翁白衣云汝男是當生時受父母氣數較少吾今教汝每旦父母各呵氣令男開口嚥之如此三日汝男當愈遂寘心如所教即强壯能食諸苦頓除後冠褐入道事真人無怠焉

肉芝

蜀有村夫鬻白蝦蟇甚大兩目如丹皆云肉芝也有醫工買歸慮其走逸以大石臼合於地至曉石臼透明如燭籠醫工駭愕齋沐負鐺挈蟾辭家入青城山

不知存亡

白蟾

有鮮于熙者上巳日飲萬歲池草旁見一小白蝦蟇遂取之即席有姓劉人奪而吞之熙戲曰閤下吞此白蟾苟誠得道秖强盜耳吞訖倉忙飲水昏悶旬餘醫治方愈嘗覧抱樸子内篇云肉芝者萬歲蟾蜍也頭上有角目赤頷下有丹紋體重而跳踶以五月五日午時取陰乾以左足畫地成泉帶之辟兵敵人射

以弓弩皆反自傷今人生吞熟啖愚之甚也設使白蝦蟇是肉芝市井之人臟腑滓穢之氣與靈物相攻寧有全人

鱓蝦蟇鱉

鱓魚蝦蟇鱉三物大者有毒殺人蝦蟇小者亦令人小便秘臍下憋疼有至死者宜以生豉投新汲水中浸令豉水濃服之即瘥

地漿解毒

有寺僧市野椹有黒而班者有黄白而赤者為齋食衆僧悉吐瀉有死者有醫工曰掘地作坑以新汲水投坑中攪之澄清名曰地漿飲之其毒即觧夫蕈菌生樹者曰蕈生地者曰菌皆濕氣欝蒸而生又有生於腐木毒蛇之上大而光明人誤以為靈芝食之而速死

按簿點死屍名字

成都染匠艾延祚為賊所駈令造漆器忽聞天兵至

延祚上樹匿穠葉間見搜捕殺戮至夜遂下樹卧積屍中至終夜聞傳呼頗類將吏有數十人具無燭炬不見形但聞按據簿籍稱點姓名僵尸聞呼一一起應惟不呼延祚姓名乃知討叛伐逆奉天行誅無誤殺者

夷婦不屈

甲午年天兵克益州軍次洪雅有卒掠獲一夷人婦頗有姿色自云有夫卒欲過之則交臂疊膝俯地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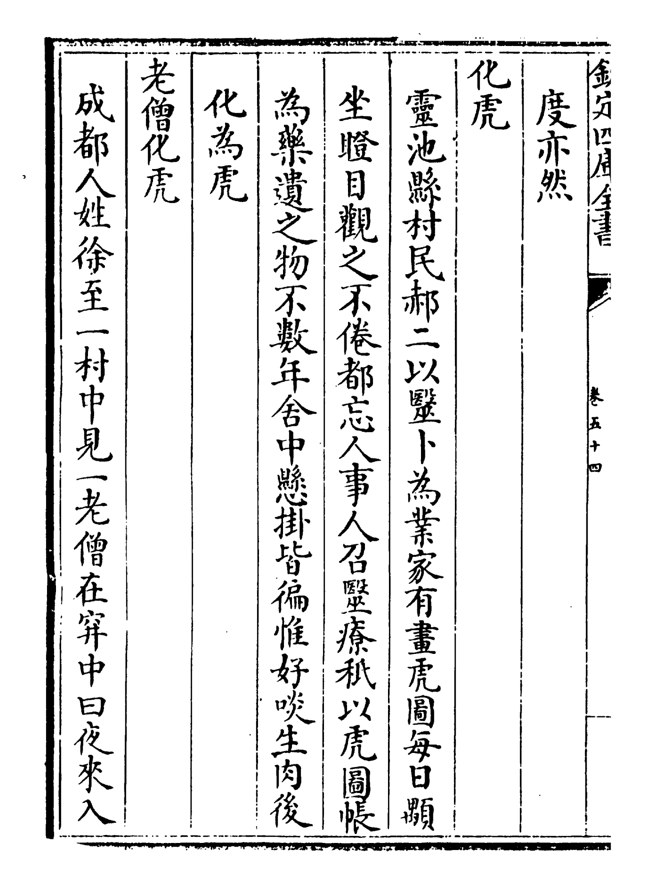
坐卒怒欲斷頸婦心終不能屈

裝畫功德

張光贊善裝畫功德為賊所執凡數劍而頸不斷卧積尸中夜半見老僧曰汝生平裝畫功德用心來救汝言訖開目無所苦焉

娑羅花

峨嵋山中娑羅花苞大如拳葉似枇杷葉凡二十餘葉者三簇花三十餘朶經月方謝有西域僧云中印



度亦然

化虎

靈池縣村民郝二以毉卜為業家有畫虎圖每日顒坐瞪目觀之不倦都忘人事人召毉療秖以虎圖帳為藥遺之物不數年舍中懸掛皆徧惟好啖生肉後化為虎

老僧化虎

成都人姓徐至一村中見一老僧在穽中曰夜來入

村教化回誤落檻穽望擅越慈悲解救村甿共開穽而出之跳躍數步化成巨虎而去

虎威

永康軍獵者學鈌口能刺虎云虎有威骨如乙字長三寸許在脇兩旁皮下取得佩之臨官則能威衆凡虎視只以一目放光一目看物凡為虎傷死及溺水死者魂曰倀鬼凡月暈虎必交凡虎食狗必醉狗者虎之酒也凡虎不傷醉人頃一村夫醉臨崖而睡有

虎來嗅之虎鬚誤入醉人鼻中大噴嚏虎驚躍落崖而斃

埋蠶鬻桑

新繁縣李氏養蠶甚多將放值桑大貴遂埋蠶而鬻其葉大獲其利因買肉麪造饅頭食之擘開每顆中有一蠶自此人口淪喪夫蠶者靈蟲衣被天下愚氓坑之有此報也

殺生負心

孫知微圖畫道釋不茹葷酒有女巫識鬼形狀知微問之云鬼有數等有福德者精神俊爽與人交言薄相者氣劣神悴假某傳言今道途人鬼各半人自不辨知微曰冥中所重者何罪也曰殺生與負心爾所崇奉者佛教也

服玉泉法

杜昺升服玉泉法去三尸堅齒髮除百病玉泉者舌下兩脈津液也每旦起坐瞑目絕慮叩齒二七通漱

令滿口乃吞之以意送至臍下氣海一遍久之自然如流水瀝瀝下坎淵之聲如此則百脉和故黄庭云玉池清水灌靈根又曰漱咽靈液灾不干是也

玉堂閒話

燕繼室害諸雛

詞臣奉職之餘各話平生見聞學士承旨王仁裕學士張沆言范質二燕巢舍下育數雛已哺食矣其雌者為猫所搏食之雄者啁啾久之方去別與一燕為

匹哺食如故不數日諸雛墮地宛轉如殭兒輩剖腹視之則有蒺藜子盈於嗉中蓋為繼室者所害凡有血氣之類憎愛嫉妬之心未嘗無也

驢馬駒

驢馬駒子隨母行有在前者有與母並者有隨後者因生時耳月初生者在前月半生者處中月末生者居後

商山遇虎

商山路多鷙獸有驢群早行驢忽驚駭有一虎自叢薄中躍出攫一夫而去同行莫敢回顧食頃遭攫者却回云虎銜至岩崖之上前有萬仞清溪溪南有洞洞口有數小虎顧望若有所待其虎哮吼呼其子某潛伸脚取虎背盡力一踏虎失脚墮深澗不復再登是以得脱

醉入塚中

兖州有民家葬父母外姻咸至有女壻乘醉隨柩入

塚中地主不知即掩塞之而去翌日主人復墓隱隱聞塚内呼呌之聲發而出之云酒醒後覺身在暗室舉手捫壁方寤在塚中忽聞一丈夫一老嫗私語云久在逆旅今喜安居如相賀之意有云何得有生人氣取火照乃有火炬出柩旁照見某則云燒燒則火炬交至鬚髯俱焦落燒人肌膚不得甚痛楚少頃方止

御史臺故事

御史臺故事凡吏人參謁亦無通贊忽於堦下齊拜默默而退謂之鬼參又判案三道判云記資二字亦不曉其義亦不知其所出

中鱉毒

有人於河下獲鱉十數頭甚肥嫩烹而臛之舉族共食是夕俱斃無一人免者蓋中鱉毒耳水族而處於陸地固可疑也君子飲食宜慎之

上霄峯禹迹

廬山上有霄峯可千仞上有古迹云夏禹治水時泊舟之所鑿石為竅繫纜其有磨崖碑皆科斗文字隱隱可見

芋牆

閤皂山一寺僧甚專力種芋歲收極多杵之如泥造塹為牆後遇大飢獨此寺四十餘僧食芋塹以度凶歲

占水旱

上元夜豎一丈竿於庭中候月午其影七尺大稔六尺小稔九尺一丈有水五尺歲旱三尺大旱又正月一日於牛屋下驗牛俱卧則五穀難立苗半卧半起歲中平牛若俱立則五穀熟春甲子雨多旱秋甲子雨多水

十九鱉求生

崔脫尚書家方會客夜夢十九人着青緑羅衣拜告求生既寤語見器中水泛鱉數之大小正十九頭遂詣

水次放之

張守中詩

張守中秀才蝴蝶詩末句云今夜若棲芳草逕爲傳幽意與王孫又曰薄命蘇秦頻去國多情潘岳旋悲秋

此處與幞頭分界

閩帥王審知猶子善談笑有書生色頗黑因醉卧王以朱筆題額曰此處與幞頭分界

薔薇詩

李季蘭女年六歲作薔薇詩云經時不架却心緒亂縱横父曰此女必為失行婦人果如其言

顔魯公尸解

顔魯公遭難後十餘年家僕於洛中見公衣白衫張蓋歸城隅菜園有破屋數間僕隨之入拜公懷中出金十兩以寄其家仍戒僕勿與人説公之子函至前處但見滿目榛蕪而已時人皆云魯公尸解得道

劫鼠食倉

天復中隴右大饑其年秋稼甚豐將刈之間大半無穗有人就田破鼠穴而求所獲甚多於是家家窮穴有獲五七斛者相傳謂之劫鼠倉民間皆出田中求食濟活甚衆

火精

梁朝翰林學士任贊居職數年猶著朱紱於枀上題詩梁主知之命賜紫袍金章詩曰數年叨內署袗色

儼然傾任賛字希度知君是火精

念大悲呪

徐人歐陽粲路行遇雨已昏瞑見巨物長丈餘出於前粲存念大悲呪妖不能侵雨亦稍止

畫鴿

江南有道士厲歸真甞遊洪州信果觀内塑像是玄宗時夾貯雀鴿糞穢其上歸真於壁畫一鷂筆迹奇異自是鳥雀無復栖者

蛇菌

湖南百姓郊外得一菌甚大獻於府主有僧曰此物甚毒慎勿入口乃於所獲之處掘之有蟄蛇千餘條

假對

張傑滑稽能為假對嘗與三人踞坐吟曰三人鐺脚坐一夜掉頭吟又曰皂角樹頭懸拍板葫蘆架上釣茶搥嘗取怒一武弁傑曰大夫既欲行拳小子不任

憂惕

吹笙喚風

有輕薄子令樂工吹笙曰不須度曲要汝喚風耳

去天一握

興元中有南路通巴州其峭岩頂謂之狐雲兩角諺曰狐雲兩角去天一握

雁奴

雁宿於江湖沙渚中動計千百大者居中令雁奴圍而警採捕者

陳淑詩

陳淑與僧詩曰行若獨輪車常畏大路覆止若圓底器嘗恐他物觸行止既如此安得不離俗

類說卷五十四